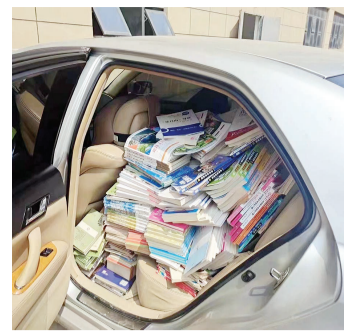


# 余太湖 为山区孩子筑起“书的长城”

本报记者 郭晓莹



**余太湖**  
贵州省贵阳市出租车司机,被称为“讨书的哥”。十年间通过讨书为多所乡村小学捐建上百个图书室。发起“一对一”爱心帮扶活动。曾获评 CCTV 年度慈善人物。



余太湖送书的汽车

“第102个图书室的图书等捐助物资已经全部到位,第103个图书室的捐助物资正在筹备之中,这两个新的图书室很快会正式挂牌。”说到这里,余太湖师傅欣慰地笑了,声音中透出几分愉悦。

他是贵州省贵阳黔运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,自2012年起通过向乘客、亲戚、朋友和熟人讨书,帮助很多山区学校捐建了上百个图书室,贵阳人都知道这个“讨书的哥”。在这十年里,在这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,他坚持不懈地做着同一件事,感动并带动了很多热心人士,纷纷加入“我为山区孩子送本书”公益活动。

## “我没有读到的书 希望孩子们帮我读”

“我为山区孩子送本书”公益活动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。余太湖回忆,第一次收书送书是在2012年,当时他想给自己的母校——金沙县龙坝茶中(现改名为五龙街道中心完小)送一批书。“亲戚家的小孩送来十多本,有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昆虫记》等,我很开心。后来又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书,一共两百多本。”

给母校送书的想法产生于一次难忘的回乡之旅。那时余太湖和几位老同学一起回到金沙县,为寻找儿时记忆,他们专程回到母校。看到学校里空空荡荡,落满灰尘的书架,他心里有点难受,又想起自己小时候酷爱读书却一书难求的困境。“我小时候家里没钱买书,从家到金沙新华书店要走15公里,其中有一部分是山路,不通车。每次去书店,我都会捧着一本书看上很久,直到估计天快黑了,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往回走。实在没书可读时,即便半张报纸、一

张地图,我也能看上半天。”为母校送书,为山区孩子送书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冒出来。“我没有读完的书,希望孩子们帮我读完;我没有读好的书,希望孩子们能读好;我没有考上上的高中,希望他们能考上;我没有走进大学校门,希望他们都能上大学!”余太湖说。

考虑到自己的生活也不算富裕,况且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能送多少本书?余太湖就想充分利用自己跑出租车的便利向乘客讨书,也向亲朋好友讨书,众人拾柴火焰高,发动大家一起为山区孩子募集更多的书。

余师傅上班开公司的出租车,送书就用自家车。那阵子他刚买了一辆大众Polo,两百多本书装进后备箱,一路开出二百多公里,来到母校。“副校长杨远录接待了我,跟我一起把书搬到学校图书室。在场的老师们纷纷感慨地说,如果从学校毕业的每个学生都能给学校捐一本书,那学生们很快就有好多书可以读了!”余太湖感受到师生们的那种开心,这更激励了他一次次踏上为山区学校孩子送书的旅程。

转眼十年,从余太湖手中收来的书不计其数,送出去的书越来越多。他粗略统计了一下,经他之手送到山区图书室的书籍超过50万册,另外还有体育用品15万件,学习用品15万件。

有一次,他在车里装了两千多本书,后备箱、副驾驶、后排座位都塞得满满当当。算起来这些书大约有750公斤,远远超出这辆车的正常载重量。“因为太重了,我只好慢慢开,从贵阳出发,到目的地金沙县洞洞希望小学,总共二百多公里路程,我开了足足5个小时。”这辆车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,“当年我买这辆车可以说就是为了送书,至少有15万公里的行程是做公益跑出来的。前不久我儿子想把它置换成新车,我坚决不同意,因为它给我的回忆太多了。”

##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主动为山区孩子送书

送书,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书可读。余太湖回忆说:“最特别的一次是前几年在金沙县红光小学。为了捐书、送体育用品,我去过红光小学很多次,跟学校的保安都熟了。那天我

走进校门,直接走到图书室,正巧看到几个学生在那津津有味地读着我们送去的书。”

余太湖用手机悄悄拍下眼前的一幕。见到校长后他问:“这几个学生是哪个班的?叫什么名字?我要奖励他们。”校长召集学生们开大会,把那几个读书的学生请上讲台。余太湖发给他们一些奖品,鼓励他们继续认真读书。

如今这些爱读书的孩子已经长成了中学生。那个画面一直留在余太湖的脑海里,他感到无比欣慰。后来他常去捐建图书室的学校,看看那些读书的学生,这成了他的一个习惯。“一本好书、一句好话、一件好事,都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。”余太湖说,这是他多年坚守的信念,也是他送书路上的一份鼓励和动力。

在余太湖的感召下,很多爱心人士、爱心企业加入了“我为山区孩子送本书”公益活动。爱心人士渐渐从贵阳扩展到全国各地。提到这些,余太湖如数家珍——连续4年资助12名困难学生的张友文先生,在金沙木孔镇龙江小学捐建了图书室;深圳的魏艳超先生在黔西市太来乡水塘小学捐建了他的第6个图书室;北京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刘鲁旦先生捐建了安龙县笃山镇中学的“水本”图书室;智利华侨陈怡丹女士捐建了两个图书室,并资助了6名困难学生……余太湖说:“是爱把大家的心连接在一起,我是爱心的桥梁,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了我们的公益活动中,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。”

爱心路上感人的故事很多。很多坐过余师傅出租车的人,都成了捐书的热心人。2016年,一位女士从贵阳市区乘坐余师傅的出租车到贵阳机场,路上短暂的聊天,她了解到余师傅讨书送书的故事,主动加了微信。后来她通过余师傅牵线,长期捐助两名山区小学生。2022年9月,她又主动委托余太湖为贵州山区的孩子捐建10个图书室,还捐赠了很多体育用品,总值近30万元。余太湖感慨地说:“从第90到第99个图书室都是她出资捐建的。只是当年乘出租车时的一面之缘,她却对我如此信任,全权委托我来做这件事。而直到现在她也不肯告诉我真实姓名,我只知道她是一位定居在杭州的贵州人,微信名叫‘梔子’。”

## 用书搭起长城造型 登上大学讲台讲公益课

这些年他们还开展了很多次回访活动,寒暑假到各个图书室走访,有些爱心人士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。余太湖说:“这时候我都会收到两个方面的反馈:山区学校和受助学生家长告诉我,他们的孩子读了我们送的书之后成绩好转了,作文水平提升了,上课下课都听话多了,学习上更努力了;爱心人士家庭也会对我说,他们的孩子从山区参与活动回来后,会主动洗衣服、洗碗、拖地板,也不那么挑食了。”通过公益帮助别人,同时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。余太湖说,这正是他坚持做公益的原因,也是让他感到最快乐的事。

谈起书,余太湖总有滔滔不绝的话题。“我最喜欢的书是王树增的《长征》。从小就爱看红军的故事,我的梦想是当兵,遗憾的是没当成。”对《长征》的喜爱,余太湖可以说到了入迷的程

度。“《长征》这本书里我学到了红军那种坚忍不拔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我能在地图上标记出长征的路线图,不敢说毫厘不差,但至少绝大部分准确无误。”第100个图书室选择在太平县太平中学的原因,就是因为那里曾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。余太湖希望学生们都要铭记红色历史,发扬长征精神。

这些年余太湖一直坚持读书,“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我至少读过三遍,还有《林海雪原》《大刀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……我有空就读,《红楼梦》读了两遍开头,但可能我文化水平太低,一直读不进去。”说到这里,余太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“我才初中毕业,到现在多少能写一点东西,还得感谢当年教我初中语文的罗安棋老师。罗老师的语文课教得特别好,我上初中时还在两个班一百多人中获得了作文第一名呢。”此时的余太湖又显得很开心。

“2022年11月30日,我们挂牌了第100个‘蒲公英’图书室。我提前和学校商量好,在我们捐赠的乒乓球台上,用我们捐赠的图书摆出一道书的长城。在捐赠会上我说,用书摆出的长城,经风经雨就会垮掉,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书中的文化变成心里的知识,把它筑牢在每个同学心底,那我们心底这座书的长城就会坚不可摧!”说到这里,余太湖师傅有些激动,又有些开心。

书的长城,长城的书,早就扎根在余太湖的内心深处,而这个提法最早来自他拉过的一位乘客。有一次,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乘客上了车,看到车上的服务牌,认出司机就是收书送书的余太湖。乘客是贵州商学院的老师,姓刘,余太湖喊他刘哥,后来两人成了很熟的朋友。刘哥对余太湖说:“虽然你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,但你用一本一的书筑起了一道书的长城,这种行为真的值得敬佩!”余太湖想:“或许我们送出的书真的会在每个读书人、每个同学心底筑起文化的长城,这不就是它真正的意义吗?”从那时起,他一直想用图书摆出长城造型,但由于场地和其他原因迟迟未能实现。直到这一次,这个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“刘哥还邀请我到学校给同学们讲公益课。我当时都惊呆了,我就是初中毕业,哪有资格给大学生讲课?”余太湖连连拒绝,刘哥鼓励他说:“你就给学生讲你为什么讨书送书,你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,这期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就行!”余太湖真的登上了大学讲台,当着众多学生的面,说自己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,从没进过高中校门,更不要说大学讲台了……一堂课下来,学生们听得入了迷。后来,余太湖又受邀到好几所大学讲过上百场公益课,推广他的收书送书行动。

## 捐书离不开家人支持 获奖后继续回报社会

第100个“蒲公英”图书室正式挂牌那天,恰好也是余太湖的农历生日。不仅如此,十年前他第一次去母校送书的时间也是11月30日。说到这里,余太湖的语调中洋溢着幸福感。

这十年来,余太湖在为山区孩子讨书的同时,也了解到一些困难家庭孩子的情况,为这些孩子四处奔走,多方争取援助。在他的努力下,有近千名困难家庭的孩子得到了一对一资助。每个孩子每月的爱心资助生活费从100元至500元不等,目前很多受过资助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。余师傅还帮助过一些患有唇腭裂、脑瘫、小儿麻痹症的孩

子,让他们得到医疗救助。在他帮助过的孩子中有两个女孩喊他“余爸爸”,这就是“大女儿”杨木、“二女儿”元藤。早在2014年,余太湖了解到这两名女孩上学不交学费,便组织爱心人士帮她们捐款,每到周末和节假日,她还把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吃饭,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。如今,两个“女儿”一个正在上大学,一个已经参加工作。

捐书十年,离不开家人的一路支持。当年余太湖从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来到贵阳打工时,认识了妻子秦洪英,结婚后定居贵阳,生下两个儿子。大儿子开网约车,已成家立业,有一儿一女;小儿子还在上初二。有时收书送书忙不过来,大儿子也会主动给父亲帮忙。

余太湖每天辛苦工作,每个月还要拿出一笔钱支持公益事业,日子过得并不富裕。秦洪英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丈夫的送书行动,认为这是在做好事,但后来次数太多,有时甚至影响正常生活,难免有些牢骚。“记得在2016年夏天,她把我留着送书的500元‘私房钱’给花了,我和她吵了一架,没想到当天晚上她去借了钱,默默地放在电视机上……”

虽说吵吵闹闹,但一提到送书,妻子便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丈夫,这已成了她的一种习惯。“只要他自己有能力,有精力,还跑得动,他喜欢做就去吧,反正这都是为孩子们好。”秦洪英表示。2017年9月,余太湖当选“CCTV年度慈善人物”,他回忆说:“我到央视领奖,特意带着妻子一起去北京。回来后有记者采访她,她说,全国14亿人才评出10个人,我为我丈夫感到自豪!”

就连余太湖的小孙子也为爷爷感到骄傲。余太湖说:“当地很多小学校都贴着我的照片和事迹材料,包括在我小孙子读书的学校,孩子常指着照片对同学们说,那是我爷爷!”

余太湖珍藏了一系列证书——2018年9月,他荣获第十届中华慈善奖;同年,他被评为第六届贵州省道德模范;2019年,余太湖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;2022年,余太湖获评贵州省优秀春晖使者……这是社会对他的肯定,也是激励他继续前行的动力。

即将挂牌的第103个图书室位于麻阳县一所学校,图书等物品已购买到位。这个图书室对余太湖来说意义非凡,因为就在最近,阿里巴巴“天天正能量”授予余太湖“正能量特别奖”及一万元奖金,这个图书室正是用这笔奖金捐建的,他说:“因为讨书送书引起了社会关注,我才荣获这个奖项,所以我要用这笔奖金继续回报社会。”

由于余太湖师傅每天要开出租车去工作,为了不过多地打扰他,也出于交通安全的考虑,我们的采访持续了好几天。收尾那天,时针指向23时28分,我等着余师傅下班,需要再核对几个细节。他告诉我,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,贵阳飘起了雪花。

## 讲述

### 从河北省农村走出的评剧艺术家

## 把戏唱好了就没有遗憾

口述 剧文林 撰文 陈茗

剧文林1971年加入冀城京剧团,1974年改学评剧,工评剧生角,2006年调入天津市评剧院。在长期舞台实践中,逐渐形成了板眼稳健、韵味浓郁的表演风格。他也是天津市曲艺双馨文艺工作者、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天津市评剧院院长、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说:“剧文林既是我的搭档,又是我的益友,我们合作十几年,如今已成为公认的‘最佳黄金搭档’。”戏剧评论家刘连群也曾说过:“文林遇到昭娟,是如鱼得水;昭娟遇到文林,是如虎添翼。”前不久,剧文林接受天津电视台《最美文化人》节目专访,畅谈了他心爱的评剧艺术。

### 转变心态爱上评剧 加入天津评剧院

我是纯粹的农民出身,老家在河北冀城。小时候生产队的大喇叭里放样板戏,我就跟着学唱。我们村里的俱乐部觉得我是这块材料,把我吸纳进来,教我唱《朔风吹》。我就是那种“人来疯”的性格,什么也不怕。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,可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,想想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村到县里参加文艺会演,我

就唱《朔风吹》。小孩儿调门儿高,京胡老师拉过门儿,拉着拉着,“啪”的一声弦断了。怎么办呢?按说这时我应该下来,让别的节目上。可我就不下来,弦师找别的村借了一把京胡,又从哪儿开始唱,觉得心里特别美。

1971年,我考入冀城京剧团学员班,学了三四样板戏。但因为变声,不得不放弃京剧,改学评剧。一开始真不适应,水土不服,觉得评剧太简单,不值得学。张文生老师对我特别好,看出我情绪低落,为了开导我,给我唱了一段《夺印》里面的“鱼儿靠得长流水”,唱得婉转动听。大喇叭放魏曲元先生的《黑鱼嘴》,也是评剧经典曲目,那会儿我没听过,觉得特别好听。张文生老师跟我说:“你就听吧,咱们评剧里边还有好多好唱腔呢!”通过张老师的不断开导,我逐渐转变了心态,慢慢爱上了评剧艺术。

很多科班演员能一直坚守下来都非常困难,因为戏曲真的经历过很低迷的时期。那时候无论演出场次,还是演员收入都非常低迷。当时我调到了石家庄青年评剧团,为了生计跑过歌厅,当过主持人,跑过场。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,特别迷茫。但经历过那一段时间以后,组织上让我当副团长,我就彻底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在脑后,专心地管理这个剧团。

每年到冬天,正月的时候,我们剧团就到咱天津的农村来演出,坚持了若干年。每次到天津我都特别兴奋,天津的观众跟其他地方的观众不一样,演员在舞台上是一种享受。当天津评剧院向我伸出橄榄枝的时候,我已经47岁了。我从心里对这一块宝地非常向往。曾昭娟院长上研究生班,要进行汇报演出,给我打电话,问我可不可以一起演,我说:“行啊!太好了!”就这样我到了天津评剧院。

### 排《赵锦棠》重拾马鞭枪 《革命家庭》演热血青年

刚到天津评剧院,就迎来一次大的挑战,那就是排演由传统评剧《朱痕记》改编的原创评剧《赵锦棠》。拿角色行当来讲,导演给我规定:“你要演《从军》这一场的《行路》,能不能拿马鞭枪?”就是右手拿马鞭,左手拿枪。这难度太大了,马鞭枪不太好拿了,因为一个短的,一个长的,再加上边扮是武生,武生巾有两个飘带,下边腰部还有大带,容易缠在一起。另外,穿箭衣,一走起来容易飘。我改唱评剧小生以来,从没拿过枪。好在我以前学生编的《鞭枪》,可帮了我大忙了!不过,这一年我已经48岁了,我要重新练

功、压腿、穿厚底靴。我就天天练,得先把两条腿抬高了!然后再练手,几个手指头都是肿的,因为这个动作手指头总是分不开,打得手都肿了。

再后来又出了问题,一唱到《望坟台》,我跟他们的路数、演法都不一样,我的演法是唱“闷帘儿”,节奏很快,改编后赋予了人物情感因素,变得更加缠绵悱恻了,但感觉这个地方比较拖拉。我急得跺脚,又舍不得这段唱腔,就自己写了一段《大悲调》。因为《大悲调》的唱词是哭嘛,所以说两座坟,见坟如见人,见人如见娘,如见妻。用两个喇叭在前头伴奏,气氛非常好。



剧文林演出剧照

第一场演出,心情特别忐忑,担心观众不接受。专家说你不行,你自己感觉好也不行,得观众说好才是真的行!坟前祭奠那段仪式感十足,导演处理得也好,那种步伐,就好像仗仗似的,直接上去就打,情感表达得特别到位。《赵锦棠》在业内外获得了成功,给了我信心与动力。现在想起来,还是很怀念那场演出。

我们剧院为建党100周年创作《革命家庭》,我饰演江梅清,这个角色实际年龄比我小40岁。一开始张曼君导演让我比较老气,心里没底,

她说:“哎呀,老剧,你干什么剃个光头呢?”我说:“就是在《寄印传》演出时剃了头,后来就不留头发了,留了也没用啊!”还得感谢造型师,给我弄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假发。解决了造型问题,又发现气质上不太对劲,排练时我就找服装师要了一件长衫,想先进入角色状态,把我本人的状态丢掉。然后又想,没有文人气质怎么办呢?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圆框眼镜。然后大家都不觉得我怪了,我自己也不那么尴尬了。拍定妆照那天,把假发一戴,衣服一穿,张导演一看:“嗯?这还是剧文林吗?”我就说:“是我啊!”张导演说:“嗯,还可以!”

我得演好一个热血青年,声腔形象、白话形象,都得让人闭眼一听,就是这个年龄段的,不能老气。比如说,我讲台词的时候,我说:“同学们!”就要把调门儿升起来,语速快起来!曾昭娟院长扮演方承,有人看完戏后跟我说:“你教方承写字那一场,两个演员都特别有感觉。”曾昭娟院长的精力都放在评剧上了,她对舞台的敬畏之心很打动我。比如排练时她那种认真的态度,对艺术永不满足的追求,确实超乎常人。她老得找点儿跟原来不一样的,总是在突破自己。有一句诗叫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我觉得用来形容她非常适合。

### 终圆拜师梦 就想好好唱戏

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。在我的艺术成长过程中,无论是从村里俱乐部到县剧团,到石家庄,到天津,遇到过很多位老师。我正式拜师是张德福老师。1983年,张德福老师、李忆兰老师,还有鼓师夏有才老师到我们剧团收徒。给我安排的是张德福老师,结果别的老师都

来了,张老师却因故没来,别人都顺理成章拜了师,我没拜成。

20年以后,到2003年秋天,我们到北京演《胡风汉月》。一位同事跟我说:“赶紧去看你师父去!”我愣了,没反应过来。他说:“愣什么神儿,赶紧走吧,德福老师等着你呢!”我赶紧跟他走,到花店买了一束鲜花,来到张德福老师家。进门后见到师父师娘,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止不住地流泪。过了老半天,我把这些年自己是怎么做的、自己都会什么,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师父。师父和师娘都很感动。师父说:“不要难过,这个事儿咱们接着办。”2004年,我正式拜入张德福老师门下,圆了拜师梦。

很多演员特别看重梅花奖。我在石家庄时,准备了一出戏,跟我的第一位师父董进才老师讲:“我想报梅花奖。”董老师说:“小子,我问问你啊,你觉得魏荣元先生怎么样?好吗?小白儿(小白玉霜)好吗?新凤霞好吗?你喜欢他们什么呀?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,你不是喜欢人家的艺术吗?观众记住的是什么?你记住人家的是什么?将来观众会记住你的是什么?这个你自己拿主意。后来呢,经过自己翻来覆去地琢磨,觉得董老师的话有道理。可能我这个人在这方面的追求不是那么强烈,所以我把这件事放下了。不辜负这些包袱以后,在研究自己的戏上,精力会更专注。所以说,我在天津这十几年,我很享受,有遗憾,但也不是太遗憾。我也没有什么奢望,就想唱戏,就想好好唱戏。

评剧陪伴了我大半生,到如今这个年纪,除了在舞台继续发光发热之外,闲暇之余我也在指导后辈,传承评剧艺术。回顾自己的艺术之路,有收获,有遗憾,但更多的是幸福与感恩,只为了对得起舞台上观众的掌声与喝彩。